

玉山雅集与文士独立品格之形成

——金元文士雅集的典型解析

牛贵琥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玉山雅集与文士独立品格之形成

——金元文士雅集的典型解析

牛贵琥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邵永忠

责任校对:吕 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玉山雅集与文士独立品格之形成:金元文士雅集的典型解析/牛贵琥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8

ISBN 978-7-01-013429-1

I. ①玉… II. ①牛…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金代~元代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73351 号



玉山雅集与文士独立品格之形成

YUSHI JI YU WENSHI DULI PINGE ZHI XINGCHENG

——金元文士雅集的典型解析

牛贵琥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30

字数:430 千字

ISBN 978-7-01-013429-1 定价:6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前言	1
----------	---

第一编 玉山雅集与顾瑛雅集情结考论

第一章 玉山雅集考论	18
第一节 承平时期的玉山雅集考	21
第二节 动乱时期的玉山雅集考	37
第二章 顾瑛雅集情结解读	61
第一节 信念与现实冲突下的玉山雅集	61
第二节 玉山雅集核心价值考论	86

第二编 雅集与文士之独立品格

第三章 群居发兴:雅集的主要功能	115
第一节 群的功能	115
第二节 兴的功能	125
第四章 温柔敦厚:雅集诗歌创作的理论基础与理想境界	141
第一节 情性说	150
第二节 尊古说	166
第五章 诗书画合一:雅集文士审美观念的综合体现	183
第一节 顾瑛题画诗论	186
第二节 文人画与雅集	195

第三节 诗书画印与雅集	226
第六章 自由适性:文士雅集追求的目标	238
第一节 自由之精神	246
第二节 远离利欲	256
第三节 率意本真	266
第四节 通达的人生观念	272
第七章 雅集促进文士独立品格之形成	284
第一节 雅集文士共同的价值观念	289
第二节 雅集文士审美情趣的模式化	311

第三编 元代雅集风尚与文士独立品格形成之原因

第八章 繁荣的经济与相对安定的局面	338
第一节 吴中之富庶与繁荣	342
第二节 张士诚治下的吴中及与顾瑛之关系	351
第九章 特殊而宽松的社会环境	372
第一节 摆脱科举之束缚	376
第二节 晋身之阶的改变	388
第三节 人身和思想控制的缺位	397
第十章 弥漫朝野的隐逸风尚	415
第一节 元代前期与后期隐逸风尚的不同	421
第二节 元后期隐逸与传统隐逸的不同	438
第三节 元代隐逸风尚与玉山雅集	457
后记	465

第一编

玉山雅集与顾瑛雅集情结考论

金元时期的文人雅集是文学史和文化史上所绕不开的需要给予关注的对象，而玉山雅集在金元时期文人雅集中具有典型的意义。虽然，历史上的雅集现象可以追溯到晋代的金谷、兰亭，北宋的西园^①，但是，元代后期在江南产生了诸多的雅集，并且有玉山雅集的主人顾瑛这样以雅集为事业为生命的人士，则是前代所少见的。这些雅集现象既是非汉族政权下的产物，又是社会文化大变革的反映；既植根于深厚的传统，又最终成为各民族文士相互联系的纽带和心灵之所寄，还促进了文士独立品格的形成。这种品格和汉、唐、两宋有明显的差异，在明清进一步发展。虽然中间有短暂的曲折，却总是又迅速恢复了。如果说女真政权下的金代海会寺、玉华谷、孟津、半山亭、叶县、开封等雅集，到移刺瑗的邓州诗文之会；元代的雪堂、廉园等雅集，到纳璘不花的第一山雅集，这种文士的独立品格还不十分突出的话，元代后期至正年间层出不穷的狮子林、滕王阁、圭塘、南湖、不碍云山楼、草玄阁、清闷阁、续兰亭会等雅集，到石抹宜孙的掀蓬倡和雅集，这种独立品格都得到了体现。然而，元代末期规模最大、举行时间最长、参加人数最多的雅集是玉山雅集。对其进行解析，不仅能够深刻揭示文人雅集现象与文士独立品格形成的关系，还可以为认识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及文化的本质和态势提供一个新的视角。这就是我们对玉山雅集和顾瑛之雅集情结进行考论的目的所在。

如上所言，玉山雅集是元末重要的文化现象。其组织者是顾瑛，地点在元代江浙行省平江路昆山州，也即现在的江苏省昆山市。

历史上大凡有名的文学艺术活动都和名山大川有关联，玉山雅集也不例外。顾瑛之建玉山草堂，自然不会不受到杜甫《崔氏东山草堂》诗“爱汝玉山草堂静，高秋爽气相鲜新”的影响，但玉山雅集所在地昆山的马鞍山，也称玉山。这座玉山又称玉峰、昆山，是一座风景秀丽的名山，受到历代文人墨客的赞扬，称其“孤峰特秀”、“屹立天际”、“极目湖海，百里无所蔽”。这些赞词见于范成大《吴郡志》卷三十五“郭外寺”引僧辨瑞《慧聚寺圣迹记》、高德基《平江纪事》等文献。元代昆山人殷奎在其所撰《思贤亭记》中更是满怀感情地讲：“昆山一邑之胜曰马鞍山。孤峰闯焉拔出于百里之甸，危巖卓锥，峭壁积铁，其奇秀视中吴诸大山顾若藐之而轧其上，以故人之来东者，见辄夺目焉。”（《全元文》第57册，第702页）然而，虽然《元和郡

《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五云：“昆山县，本秦汉娄县，其城吴子寿梦所筑。梁分置信义县。又分信义置昆山县。因县有昆山，故取名焉。”但这里所说的昆山县的昆山，并不是现在昆山市的昆山。这就有必要将昆山的沿革梳理一番。《元和郡县图志》讲得有点简单。实际上昆山在秦汉时所称有别。秦代称嚭县，属会稽郡。新莽政权时改称娄县，以县内有娄江而得名，隶吴郡。梁分置信义县为天监六年，是分吴郡置信义郡，又分娄县置信义县，隶属信义郡。这个信义郡，据明代张内蕴和周大韶所撰的《三吴水考》卷二所言，即后来的苏州。明代郑若曾《江南经略》卷四上，则言郡治在后来的常熟。按：应以常熟为是，因其时的吴郡，郡治就在苏州。信义县据《吴郡志》卷四十八所言，即后来的昆山东城二十里的信义村，后人或讹为镇义，现在则称为正仪。梁分信义置昆山县是大同二年，昆山隶属吴郡。之所以名昆山是因为县内有昆山而得名。这个昆山是今上海市松江区西北佘山之昆山，后人为和昆山县的昆山区分也称小昆山，为西晋陆机、陆云兄弟的故乡。杨维桢为华亭人曹继善所作《二陆祠堂记》中云：“今县西二十五里有华亭谷。谷之旁有山曰昆，陆氏之先葬焉。机、云之生，时人以玉出昆冈比之，因名山。”（《全元文》第41册，第344页）也就是说，汉时的娄县包括后来的昆山、华亭广大地区。《读史方輿纪要》卷二十四南直六松江府下云：“华亭县附郭，汉娄县地。”萧梁时候的昆山县亦范围甚广，治所在华亭，也即今之松江，而现在的昆山市则是唐代华亭、昆山分治后所沿袭的旧名。所以《元和郡县图志》在叙过昆山县后，又接着云：“华亭县，天宝十年，吴郡太守赵居贞奏割昆山、嘉兴、海盐三县置。华亭谷在县西三十五里。陆逊、陆抗宅在其侧，逊封华亭侯。陆机云‘华亭鹤唳’，此地是也。”郑若曾则在《江南经略》卷四上“松江府疆界考”中明确论道：“梁武帝天监中置信义郡，治常熟省，娄县入焉。大同初析故娄地立昆山县。治在今华亭地。……唐武德九年，析前京地入海盐，天宝十载，吴郡太守赵居贞奏割昆山南境嘉兴东境海盐北境立华亭县，移昆山县治于马鞍山，华亭始自为县，仍属苏州。”在卷二下“昆山县境考”中论到大同二年分信义置昆山县，“县东有昆山故名”时，注云：“昆山高一百五十丈，周围八里。《輿地广记》：‘陆氏之先葬此山，士衡兄弟生焉，时人以玉出昆冈比之，故名。’……山今在华亭县西北二十三里，盖割昆山之

境以县华亭，而县名仍昆山云。”这个昆山即小昆山。《姑苏志》卷九云：“马鞍山在昆山县西北，广袤三里，高七十丈，一名昆山，实因华亭之昆山而名。”这个昆山（马鞍山），也称北昆山。见《中吴纪闻》卷四“信义县”条。《读史方輿纪要》卷二十四南直六昆山县下云：“……山本名马鞍山。唐天宝中移县治于山之阳，因改曰昆山。”大多数人对此都无异词。

虽然古今人士对此无异词，但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这就在于：第一，所谓的松江的昆山是由于陆机、陆云兄弟有辞学，是以人们以玉出昆冈来比喻，名其山为昆山，这是不正确的。证据就在于《文选》卷二四所载陆机的《赠从兄车骑》诗中有“仿佛谷水阳，婉娈昆山阴”的句子。李善注引《吴地记》云：“海盐县东北二百里长谷。昔陆逊、陆凯居此。谷东二十里有昆山，父祖葬焉。”吕延济注云：“谷水、昆山，并吴地山水。”说明在陆机、陆云之前，这座山就名昆山，并不是因其兄弟而得名。这和本处所论的主题关系不是很密切，但也能证明，古代人们对于地名的解释往往并不是很准确，需要后人认真审视。

第二，昆山城西北之山称马鞍山，是因其形似马鞍。而其一名昆山，未必是因华亭的昆山而得名。对此，明代的陆容在《菽园杂记》卷三就说：“然昆山之神载在祀典，其祠旧在马鞍山东偏，又似以马鞍为昆山者。”其所谓载在祀典，例子有明王鏊《姑苏志》卷二十八“坛庙下”的说法：“惠应庙，祀昆山神，在县西北马鞍山之阳。唐中和二年建。宋崇宁间赐旧额曰大观庙，封神曰静济侯。”乾隆《江南通志》卷三十八也有相同的记载。实际上昆山之义，一是和高有关，二是和玉有关。例如：《后汉书》卷九十二《荀淑传》：“察法于地，则昆山象夫，卑泽象妻。”李贤注：“昆，犹高也。”这是昆山之高的意思。《尚书·胤征》：“火炎昆冈，玉石俱焚。”孔传：“山脊曰冈，昆山出玉。”《千字文》的“玉出昆冈”更是为人们所熟悉。这是昆山和玉的关联。不仅仅是昆山的昆山（马鞍山）、华亭的小昆山，其他各地以昆山命名的山冈都是如此。比如鲍照《芜城赋》：“柁以漕渠，轴以昆冈。”这昆冈在古代的广陵郡，今天的江苏省扬州市境内。《史记·李斯列传》：“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张守节正义：“昆冈在于阗国东北四百里，其冈出玉。”又引《括地志》云：“湟山一名昆山，一名断蛇丘，在随州随县北二十五里。”

可见一山多名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昆山之马鞍山又名玉山、玉峰、昆山是不奇怪的。不过以这两义来衡量，华亭的昆山所取之义在高，昆山之昆山取义在玉。高德基在《平江纪事》中讲松江华亭县之昆山高一百五十丈，周回八里，而昆山州之昆山高七十丈。《姑苏志》卷九言昆山州之昆山广袤三里。显然无论高和广，昆山州之昆山是不能和松江之昆山相比的。所以说，华亭之昆山取义在高。不过昆山市之昆山虽然玲珑纤巧，被《平江纪事》称为“真山似假山”，却以出产玉石闻名。郑元祐《芝云堂记》云：“昆山东濒海，在吴属邑独以产石知名海内。地志谓：山旧常产玉。”（《玉山名胜集》卷上，第96页）昆石与太湖石、雨花石并称为“江苏三大名石”，开采历史已逾千年。范成大《吴郡志》卷三十五就言昆山石“好事者甚贵之”。《平江纪事》中言其“秀莹若玉雪”，从宋代以来视为供石中的上品。《宋史》卷六十二还载绍熙元年昆山县工人采石被山压，直至三年后凿出的故事。张雨《袁子英来承惠昆山小峰峭绝可爱敬赋诗厠诸闽州瓢松之间云》诗是寄给顾瑛的，诗中云：“昆丘得此丰年玉，眼底都无太华苍。隐若连环脱仙骨，重如沈水辟寒香。”（《玉山名胜集·外集·纪寄赠》，第457页）现在保存于昆山亭林园“中国昆石展示中心”，传为顾瑛“玉山佳处”旧物高2.2米的“春云出岫”、高2.1米的“秋水横波”两块镇馆之宝，使人观后莫不叹为不可多得的稀世之珍。因此，昆山市的昆山（即马鞍山）不论是名玉峰还是玉山，都要更加名副其实。事实上，早期地方文献就称玉峰。南宋淳熙、咸淳年间，曾修《玉峰志》、《玉峰续志》。其起源应该甚早，并不一定是在昆山、华亭分治之后才沿袭华亭之昆山用来作为所辖区内的山峦的名称。

还需要指出的是，昆山的治所在元代曾迁过一次。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昆山升为州。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迁州治于东三十六里的太仓。直至元顺帝至正十七年（1357）张士诚的时代，才于四十四年后，又将州治迁于马鞍山之阳的故地。对此，元高德基在《平江纪事》中有一个有趣的记载：“昆山州，国初县也。元贞初升为州，州治去府城七十二里。延祐中移治太仓。未移之先，太仓江口打碗花子遍地盛开。民谣云：‘打碗花子开，今搬州县来。’迁移之后，常有鼠郎出没厅事上。民复谣云：‘黄郎屋上走，州来住不久。’至正间果复移回玉峰旧治。”所以说，顾瑛的玉山雅集在至正十七

年之前距离州城较远，而至正十七年之后则距离州城很近了。这是考察其雅集活动所不能不注意的地方。

不过，虽然古代有人将华亭的昆山之所以得名，归于陆机、陆云兄弟的善于辞学是不对的，但是将华亭昆山和二陆联系起来，以片玉比之却是十分恰当。玉向来就是丰茂、温润、秀美等美德的象征。元人陆友仁《研北杂志》卷上就云：“晋人论豪士如玉山。千人亦见，万人亦见，以其峥嵘显著，人所易见易识者也。”其著名的例子便是：《晋书·裴楷传》：时人“称见裴叔则，如近玉山，照映人也”。《晋书·卫玠传》载王济见卫玠辄曰：“珠玉在侧，觉我形秽。”《世说新语·容止篇》：“李安国颓唐，如玉山之将崩。”山涛也说：“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这不仅体现在论人的仪态风度上，对文学的比喻也是如此。晏殊的词名《珠玉词》、元刻陈元龙辑注周邦彦之词集，易名为《片玉词》，刘肃之序中有“昆山片珍”表其命名之意，都是明证。有名望的山川，不论大小都和深厚的人文底蕴分不开，其中诗词有着相当大的比重。昆山市的昆山也是这样。不仅山上旧有慧聚寺，后来“山上山下皆择胜为僧舍，云窗雾阁，间见层出”^①，而且从唐以来题咏甚多。其中最有名的是唐人孟郊、张祜和宋人王安石。孟郊、张祜都至慧聚寺上方题过诗。北宋皇祐年间，王安石受朝廷之命来考察水利之事，深夜秉火炬登山，看了孟、张二人之诗后依韵和作二首，天亮即乘舟返回。这四首诗成为山中四绝，一直是昆山人的骄傲。例如殷奎在《思贤亭记》中言此四诗“高风逸韵，遂为古今绝唱”，并感叹：“顾诗人之风韵，能使人思之而不忘，则哲人君子，道德之高致宜何如其思也？”“使人知境之所因以胜者尤在于斯也。”（《全元文》第57册，第703页）山上还有宋代诗人刘过之墓。顾瑛曾率郡中人士前去吊祭，告知地方官员恢复被僧徒占据了的墓园。的确，山以诗名，境以人盛。不过历史上昆山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文学活动要数顾瑛的玉山雅集。

顾瑛的玉山雅集活动肯定要和玉山也即昆山有关。他的父亲顾伯寿就号玉山处士。然而顾瑛玉山雅集的地址却不在玉山，而是在玉山之西的界溪朱

^① 金吴澜等修：《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二，光绪六年刊本，第41页。

塘里。界溪是一条由南向北连接吴淞江、娄江、阳澄湖的河流，正好可以作为昆山郡的西界。从顾瑛的大父顾闻传任元代卫辉怀孟路总管开始，顾氏家族就居住在这里。其地东距昆山十五里，南距正仪约三里。西濒阳澄湖，东濒傀儡湖。其附近东北方还有绰墩山，据《信义志稿》卷二所载，是因黄璠绰墓之所在而得名。“高三丈余，四围百步”，“墩上有巨石，与虞山之石相似，纵横莫能辨其数。三面逶迤而上，独其背矗立数仞……”是当地的一个胜境。顾瑛在其墩上建有“绰山亭”，墩南建有“广灵庵”。其祖墓、生圻也都在墩前。水光山色、村墟环互，环境十分宜人。顾瑛在刚过四十岁时，就将田业交付儿子和女婿，于其旧宅之西偏垒石为山，构筑草堂，建园池亭馆，总名“玉山佳处”，作为与宾客置酒赋诗雅集之地。其主要景点有：钓月轩，芝云堂，可诗斋，读书舍，种玉亭，小蓬莱，碧梧翠竹堂，湖光山色楼，浣花馆，柳塘春，渔庄，金粟影，书画舫，听雪斋，绛雪亭，春草池、绿波亭（二名一处），雪巢，君子亭，澹香亭，秋华亭，春晖楼，白云海，来龟轩，拜石坛、寒翠所（二名一处），共24处。每一处景点顾瑛都自己写一副对联，由名流书写匾额。玉山草堂即为虞集题写。当然，这些景点是陆续建成的，其具体的位置，在杨维桢写于至正八年八月的《玉山佳处记》记叙得清楚：

昆隐君顾仲瑛氏，其世家在昆之西界溪之上。既与其仲为东西第，又稍为园池别墅，治屋庐其中。名其前之轩曰钓月，中之室曰芝云。东曰可诗斋，西曰读书舍。后累石为山，山前之亭曰种玉。登山而住憩者曰小蓬莱。山边之楼曰小游仙。最后之堂曰碧梧翠竹，又有湖光山色之楼。过浣花之溪而草堂在焉。所谓柳塘春、渔庄者，又其东偏之景也。临池之轩曰金粟影。此虎头之尤痴绝者。合而称之，则曰玉山佳处也。（《玉山名胜集》卷上，第39页）

其园林规模之大，建筑之丰富，被人们称为“一时园亭之胜，甲于吴下”，至今亦为人所神往。不过，据《玉山名胜集》卷下释良琦《绿波亭口占诗跋》中“（至正十七年二月）时芙蓉渚之轩新成”，杨维桢之所叙并不是全部的景点，而且还不包括其周边地区由顾瑛所建的“荷花池”、“花园坟”、“西亭子桥”、“东亭子桥”、“东西二亭”等景点在内。

顾瑛的“玉山草堂”也好，“玉山佳处”也好，“玉山雅集”也好，都和昆山的玉山相关联。但是随着雅集的进行，顾瑛和他的宾客对“玉山”的界定和内涵的理解产生了差异和转移。现存的《玉山名胜集》中咏玉山草堂和玉山佳处的诗文大都写于至正八年到十一年之间，而杨维桢和陈基写于至正八年的《玉山佳处记》和《后记》就体现了这种分歧。杨维桢在《记》中提出顾瑛之所居距离昆山的玉山十七八里远，并不在山中和山边，若要说是玉山佳处，岂不是名不副实了吗？他的解释是：山之佳处，必须是山外之人才才能真正体会得到，山中的人则因“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不会真正理解。进一步又讲：走终南捷径的人名不副实只能是山林之羞，而顾瑛是和名人韵士为诗酒之欢的雅集，岂不唯有他才能真正领会山林之佳处，体现玉山之价值吗？再进一步讲：山是以人而重。他日玉山会因顾瑛而重，不然只是土石而已。其原文如下：

余抵昆，仲瑛氏必居余佳处，且求志榜颜屋。按郡志：昆山隶华亭，陆氏祖所窆，生机、云时，人因以玉出昆而名昆邑。山本号“马鞍”。出奇石似玉，烟雨晦明，时有佳气如蓝田焉，故人亦呼曰“玉”，又曰“昆”。而仲瑛氏之居去玉山一舍远，奚以佳名哉？山之佳，在去山之外者得之，山中之人未知也。如唐之终南隐者，与司马道人指山之佳，身故在山数百里之外也。虽然，终南之佳，终南之隐者未知也，借佳为捷仕之途，千古惭德至于今，山无能掩焉。若仲瑛氏之有仕才而素无仕志，幸有先人世禄生产，又幸遭逢盛时，得与名人韵士日相优游于山西之墅，以樽酒文赋为吾弗迁之乐，则玉山之佳，非仲瑛氏弗能领而有之。吁，与终南隐者可以辨其佳之诬不诬矣。余尝论：山不能重人，而人重之耳。陵以严子重，（原作“望以子重”，从四库本）荆以卞和重，岷以羊叔子重，紫金以八公氏重，他日昆之重，既以陆氏。玉之重，又不以仲瑛氏乎？不然，山以玉称者众矣，若鄜、若灌、若龙城、若中己，若滇池、霁水、上饶、山阴、星沙、横浦，皆未尝无玉之称也。求佳之赖人而重者，不得如仲瑛氏焉。则玉之称山者，毋亦土石之阜之类焉尔，君子又何取哉？仲瑛谢曰：“瑛何修而得比古哲人？窃愿勉焉，以无辱先生之云也。”遂录诸堂之屏为志。至正八年八月初吉。会稽杨维桢书于玉山之读

书舍。(《玉山名胜集》卷上,第39—40页)

陈基则在《玉山佳处后记》中提出不同观点。他明确指出“玉山佳处”理解为体现“昆山”也即“玉山”之佳是不对的。顾瑛因所居之地距山甚远,于是在居处建造山峦树植林木。这人工的山林本身就体现出玉的内涵,故可以称为玉山佳处。其佳处表现的是一切山水的本质,并不是一座昆山而已。其原文如下:

由吴城东行五十里为界溪,又十五里为马鞍山,盖古之娄县、今所谓昆山也。滨溪而居者,曰顾君仲瑛。乐其水之清,而病去山远,虽时舟至其所,然不可以朝夕成趣,于是即所居西偏积土为小山,而累石其上,高可数寻,而袤倍之。每日初昕,霁景鲜丽,则其峰峦之秀拔者,如瑞云,如圭瓚。而其为峤为岷者,又矫然若飞龙,岿然若伏兽。晦冥之夕,则云雨之霏霏者,恍若出于其谷。风雷之喷薄者,歟若兴于其壑。以至巖岩磊砢,如积雪,如紫芝,与夫高卑俯仰,献奇而效异者,莫不各极其态。四时所植,则松、桂、石楠、李、桃、梅、竹、菊、兰、香草之属,参差离列。而青丛翠蔓,苍蔚葱蒨,丹荣绀实,含泽而葳蕤,有若玉蕴于中,而光辉发于草木者,故状其名曰“玉山佳处”。或者以为拟昆山而作。昆山本娄地,今隶华亭县,机、云故宅在焉,盖以人而胜也。或又以为马鞍山其石如玉,故名昆山。仲瑛于此岂尚德乎?夫人力之所作,固异于元气磅礴胚挥臞而凝结者。然界溪山水之胜,丘壑之美,至仲瑛而后备。朝夕凝睇以成趣,则天台、蓬莱、匡庐、王屋,皆可想而见之。夫岂昆山而已哉?若夫所谓尚德焉,则不在彼而在此也。陈基记。(《玉山名胜集》卷上,第41页)

陈基在《春晖楼记》中也讲:“吴郡昆山之界溪有园池曰‘玉山佳处’,隐君子顾仲瑛甫之别业也。山之西为草堂,堂之北为春草池。”(《玉山名胜集》卷下,第328页)这里“山之西”的“山”,显然只能是玉山佳处里的山。

两人不同的焦点在于:杨维桢认为“玉山佳处”的玉山即指昆山,陈基认为是指“玉山佳处”本身所建造的山。杨维桢认为“玉山佳处”体现的是

昆山之佳，陈基认为体现出玉之佳，换句话说，陈基认为是以玉来称园内之山，而非沿用的“玉山”之名。到了至正九年，又出现了第三种观点，可以说综合了杨、陈两家之特点。这以赵麟为代表。他在所作的《玉山草堂赋》中讲了“东吴之邦，昆山之阳。有硕其人，于焉徜徉”，并描写了玉山草堂的各类景象之后，笔锋一转，借客的问候展开话题：“客有进者曰：‘子徒知倚檐于草堂之丽，而不知钩摘于玉山之名者也。今主人之结草成庐、卜山为邻也。上非求捷径于终南，下非探至宝于昆冈。固将韞美深藏，种学韬光，文采内充，闻誉外彰，犹玉之在山而泽润群芳者乎？温醇坚朴，缜密和乐，示人弗衒，守己强确，犹玉之在璞而不事雕琢者乎？莹绝无瑕，清越有声，器成韞椟，价重连城，犹万镒虽贵必有待于玉人者乎？是则草堂之胜，固擅乎玉山之清。而玉山之名，又系乎草堂之英也。子其知乎哉？’赋者曰：‘唯唯。’于是团松叶之余烟，濡菅茅之坠露，挹玉山之清辉，写草堂而为赋。”（《玉山名胜集》，第33—34页）也就是说赵麟既讲“昆山之阳”、“卜山为邻”、“挹玉山之清辉”，以“玉山草堂”的玉山为昆山的“玉山”，又讲“玉山草堂”的主人体现出了“玉”之德的各个方面，“玉山”和“草堂”以及其主人融合为一体，成为高尚品格和情操的象征。吴克恭同作于至正九年的《玉山草堂序》既讲“昆以山得名，而山有石如玉，故《州志》云‘玉山’。仲瑛因是山之势筑堂以居之，结茅以代瓦，俭不至陋，华不逾侈，散植野梅幽篁于其侧，寒英夏阴，无不佳者。”并言自己“放船海滨，溯流玉山之下，仲瑛肃予于草堂”，将“玉山草堂”的“玉山”落在昆山的玉山。又大谈“予惟天地清淑之气，流峙融结为山川之秀，囊括万物而无遗者，岂偶然哉？于人则必清明纯粹而不杂，故能出乎万物之上”，“故昔人以机、云兄弟所居以喻其德，若兹山是已。”并强调顾瑛的“有云壑笙鹤之想，无华亭清唳之叹。”（《玉山名胜集》卷上，第15—16页）其观点和手法与赵麟也完全相同。

综观顾瑛玉山雅集的众多诗友所作之诗，这几种观点都有所存在。值得注意的是：杨维桢、陈基所写的诗和其《记》、《后记》中所言保持一致。比如杨维桢诗中言：“丈人家住笔峰下，玉气有似蓝田山。”（《玉山名胜集》卷上，第53页）据他在《游昆山联句诗》“朝发自界溪，出津义浦，过九里庵，

转金溪，午泊舟驷马桥下。换舆骑，入慧聚寺。……遂登玉山”。玉山“山首印脊凹，状类马鞍，故俗名‘马鞍’。其印立石幢，与双苏涂相角者，又号‘文笔’云。”（《玉山名胜集·玉山纪游》，第465页）可知诗的“笔峰”明显是指昆山。《浣花馆联句诗序》中杨维桢也明确云：“马山分玉昆。”（《玉山名胜集》卷下，第218页）而陈基的“山嵒嵒兮磅礴太古……非君子兮夫谁与处。……从子于山兮，聊逍遥以卒岁。”（《玉山名胜集》卷上，第58页）从最后的“从子于山”，可知其所言的“山”只能是顾瑛“玉山佳处”中的山了。由此也可推测，陈基的“隐君家住玉山阿，新制茅堂接薜萝”（《玉山名胜集》卷上，第19页）的玉山也是“玉山佳处”的山。或许由于顾瑛本人也讲：“于旧第之西偏垒石为小山，筑草堂于其址左右。”^①因此，综观玉山雅集的诗作，能明显感觉到大多数诗友倾向于将玉山来指“玉山佳处”人工的山峦或直接用来指“玉山佳处”。尽管沈明远：“草堂静对玉山岑，溪路宛宛竹树深。”（《玉山名胜集》卷上，第24页）善住良吉：“传道昆山有草堂，风流不减百花庄。”（《玉山名胜集》卷上，第25页）张玉：“昆山之西幽人居，手种橘树今扶疏。”（《玉山名胜集》卷上，第28页）沙门泉澄：“征君家住玉山西，雅集诗成每自题。”（《玉山名胜集》卷上，第29页）都表明其所言玉山是昆山的玉山。不过这种表述集中在前期。而如冯潜：“玉山草堂玉山里。银浦流云护石缸。”（《玉山名胜集》卷上，第21页）袁华：“玉山之中草堂深，石床萝磴秋阴阴。”（同上）郭翼：“爱汝西庄给事家，绕屋山石何谿谿。截江秀色发林壑，平地玉气贯虹霞。”（《玉山名胜集》卷上，第52页）顾晋：“客从桃源游，爱此玉山好。”（《玉山名胜集》卷上，第49页）柯九思：“神人夜斧开清玉，一片西飞界溪曲。”（《玉山名胜集》卷上，第62页）这些以“玉山”为顾瑛园林中山峦的写法越到后来越多。就是释良琦的：“碧梧翠竹之高堂，乃在玉山西石冈。”（《玉山名胜集》卷上，第71页）从前面所引杨维桢描绘的碧梧翠竹所在之地来看，其“玉山”也只能是顾瑛园中所堆的山峦。至于郑元祐的“东望东吴积水深，海天削出青瑶岑。肃侯诸孙有基构，界泾筑室如山林。……已傍苔矶学钓擲，更上风磴穷

① 顾瑛：《金粟道人顾君墓志铭》，《玉山璞稿·顾瑛诗文辑存卷六》，第190页。

登临。”（《玉山名胜集》卷上，第44页）更像是陈基之《后记》观点的再现。释良琦的“玉山洲居何许深，玉山六月寒萧森”（《玉山名胜集》卷上，第42页）和顾瑛的“幽人雅爱玉山好，肯作清酣尽日留”（《玉山名胜集》卷上，第63页），则是以“玉山”代指“玉山佳处”这个地方而已。于立的“爱尔玉山溪上居”（《玉山名胜集》卷上，第63页），其“玉山”是指顾瑛其人。李元珪的“娄江东流五十里，一溪青界娄江水。溪中有玉山为辉，结庐人住桃源里”（《玉山名胜集》卷上，第75页），则是以“玉”代指顾瑛，其“山”则是指“玉山佳处”的山。

认真地讲，这几种不同的观点并没有什么重要的矛盾和冲突。它们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对“玉山佳处”或“玉山草堂”作出解释而已，而且在以玉比德上都走向了一致。不过，从雅集人士对“玉山”由自然的山逐渐统一认可于“玉山佳处”这一现象，可以看出元末文士将山林向庭园化、象征化的转移。这是顾瑛的“玉山雅集”以及其他雅集之所以能有凝聚力和生命力的关键所在，对于文士独立品格之形成大有关系。对此，我们在后面还要给予足够的关注。

现在，我们就应该谈顾瑛其人了。关于顾瑛的生平，主要依据便是殷奎《强斋集》卷四所载他为顾瑛所撰的墓志铭、顾瑛于至正十八年为自己作的墓志铭。《明史》卷二百八十五的《顾瑛传》则最为简略。这就是顾瑛生平的主要材料。现将原文抄录如下：

殷奎《故武略将军钱塘县男顾府君墓志铭》：

君讳德辉，字仲瑛，别名阿瑛，姓顾氏，世为苏之昆山人，盖四姓之旧也。曾大父宗恺，宋武翼郎。大父闻传，元卫辉怀孟路总管。父伯寿，晦德弗炫，号玉山处士。母陶氏。君幼而警敏，善记诵。年十六，佐父理家事，布粟出内，家众不能欺。然轻财喜事，以意气自豪，贵卿大夫多与之接，乡曲誉望逾其诸父矣。年三十，乃刮摩旧习，更折节读书，崇礼文儒师友其贤者。喜购古书名画、三代以来彝器秘玩，集录鉴赏无虚日。甫逾四十，悉以田业付子若婿，改筑园池于旧宅西偏，名曰玉山佳处，日夜与客置酒赋诗为乐。而君才瞻思捷，语笑之顷，篇章辄就，恒屈服其坐人。今所传倡和集是也。又萃所友名公之作，如张承旨